



天涯诗海

荷香阵阵是秋风

张正

秋意未必很浓，迎面扑来的荷香浓了。清风拂过，塘面涌动的荷叶，像一只只招摇欢呼的手臂。一不小心，露出了荷叶下羞赧的荷花和莲蓬。

秋意未必很浓，夏天的燥热已经离去。塘边公共厕所前的休闲椅上坐满了颤巍巍的老人。还有人用轮椅加了座。他们在回忆春天的温暖。他们在猜测冬天的寒冷。他们在享受秋风的凉爽。

秋意未必很浓，可我知道秋天真的来了。我的秋天也来了。须发渐渐斑白，连眉毛也开始变白，像不经意间脚边零落的枯黄叶片。尽管四周绿意仍葱茏，岸边的美人蕉开得正艳。

秋意未必很浓，浓与不浓，我都沉浸于这个季节。秋风里有春天没有的阵阵荷香。荷香里有夏天没有的青青莲蓬。

莲蓬里的每一粒莲子，不管甜与苦，都是年轻时即孕育的一个个梦。那是多年殷殷热望浇灌出的果实。那是成熟的味道。

打铁人

(外一首)

潘彩宜

天空是个铁铺，打铁人在天空背后，抡起锤子他一生都在打铁他打打停停，打一把镰刀收割霞光染黄的稻麦铸一面铜锣或铜钟攥紧世人绳做的眼光牵住望乡的情结，回响远去的足音

他举着锤子，敲打一下天空就溅出许多星星再敲打一下，被星光牵走的人回望了一眼人间，此时星月交辉

老树

站着的老树，影子也站着风暴把它连根拔起倒下了，仍是站着的样子只是它更贴近地面主干枝叶不再向着天空不再用鸟语和天空对话不再用自己的影子和白云讲前世今生的故事

我是一棵老树不惧风暴，不忧霜雪不在乎春华秋实不在乎鸟鸣虫叫树倒连根拔，树枯从根起我已没有春秋大梦只把醉倒的影子摔在明月前

李纲离开海南后，依旧坚持自己的操守，常以桂花自勉。亲手在自己的宅院前后遍植桂树，起名“桂斋”，以桂明志。

入秋，一簇簇桂花在朋友圈开得异常热烈。亲友们仿佛约好要举办桂花摄影比赛似的，争相把手里拍摄的桂花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配上几句心情短语分享各自遇见的美丽。梳理我与桂花相关的过往，首先映入脑海的是奶奶年迈而又慈祥的模样。我的童年时光是随爷爷奶奶在小山村里度过的。屋前的草地上，生长着一棵高大的桂树，夏日洒落阴凉，秋日风送暗香。深秋的阳光恬静温馨，暖洋洋地洒在地上，奶奶总在早餐后带着小板凳邀我一起去桂花盛开的草地晒太阳。可桂

百家笔会

秋日桂花香

马珂

大的黄色桂花落在上面，然后收集起来晒干，撒上红糖腌制在玻璃罐中。喝粥或饮茶的时候，放入一勺，满口都是香甜的味道。因了童年的美好经历，桂花成为我难忘的记忆。大学毕业在海南工作，每年都会秋游赏桂。海口的桂花树多植于郊区，深秋的假日，我喜欢带上茶水和零食，去暗香浓郁的桂花园里，边走边做深呼吸，由花香浸润心扉，享受人生的美好时光。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有“招摇之山多桂木”的记载。因其花香浓郁、四季常青和低调内敛、崇高雅致的精神品质，被赋予美好、吉祥、奉献与忠贞的寓意。在古代，中榜登科被称作“摘桂”，获得殊荣被誉为夺得“桂冠”。桂花还被大臣们作为供奉给皇帝的贡品，以示忠诚。

古代文学典籍中，以桂花为题材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西汉文豪刘歆、司马相如等，都分别在流传千古的名作《西京杂记》《上林赋》中对桂花大加赞赏。文学空前繁荣的唐宋时代，名家大咖纷纷加入到咏桂桂花的行列，刘长卿、刘禹锡、李白、李商隐、李清照、苏东坡、王安石、王维、王昌龄、杨万里、白居易等，均泼墨挥毫，留下一首首歌咏桂花的千古绝唱。仅宋代诗人杨万里，就留下了106首描写桂花的诗词。最广大人



时光桂花

那远去的打夯号子

林日新

大坝横在两山之间。坝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声声震响，热闹非凡……我与小军开始在人海中寻找自家亲人。可是没多久就发现，要从上百面旗帜中找到属于本大队的旗帜，都困难重重。找了一会儿，我俩就没了耐心。于是，爬上一座矮山，蹲在离坝不远的山坡上看热闹。

突然，人海里传来熟悉的打夯号子声：“我说老伙计们啦，加点劲儿呀——”

“哎嘿哟啊——”
“兄弟来打夯呀——”
“哎嘿哟啊——”
“哪能不用劲呀——”
“哎嘿哟啊——”……

“在那！”我听出来了，那领头喊打夯号子的正是我爸。

我爸天生嗓门大，声音洪亮，他是打夯队的队长，喊号子是他的专属。喊声中，赤膊的汉子们整齐划一地拉着粗绳，把夯锤高高抛起，砸下，再抛起，再砸下……号子吼得越响，汉子们就越有精神。石碾被他们拽得上蹿下跳，如顽皮的猴子在跳，又像拉动的手动画在动。我与小军看得入神，只觉得特来劲，不由自主地跟着大人喊

闲庭信步

日子的折痕

马亚伟

溪流。如此才能把短暂的一生，活成长长的一辈子。有人白发苍苍时回首一生，觉得生命像一场虚空的幻梦。而有人暮年回首时，觉得生命是一趟多姿多彩的旅行。给每个日子留一道独特而美丽的折痕，生命就会不断地被加长，再加长。我的这位朋友，力求把每一天都过得有仪式感。在她看来，一年有四个季节，12个月，二十四节气，还有春节、中秋等美好的节日。除此之外，还有家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之类的特殊日子。每天都是独特的，朋友把每一天过得很精彩。

有时我走在上班的路上，会突然停下来，怔在原地，好像要验证一下这个世界是否还在运转。道旁的树还是昨天的样子，树叶似乎都没有增减；路上的汽车还是黑白色居多，从来没什么新鲜的颜色加入；来往的行人仍是不多不少，每一张面孔都似曾相识……日子平平整整，没有一丝折痕。这样的重复中，人的情感也是瘪瘪的，一点也不饱满，好像这样过了好几辈子。其实，这种状态就是麻木。麻木本该不疼不痒吧，心中却偏偏容易生出一种叫做厌倦的情绪。

跟朋友谈起这样的感触，她对我说：“其实如果你愿意，每天都可以留下折痕的。一年365天，每天都不同啊。”她的日子一直过得有声有色，不曾感到过厌倦。她说，心如水不是我们的追求，岁月静好也不是真正的理想状态。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成为不断翻涌着浪花的

起了“哎嘿哟啊——”
“李家妹子啊——”
“哎嘿哟啊——”
“长得那个俊啊——”
“哎嘿哟啊——”
“爱死那个人啊——”
“哎嘿哟啊——”……

小军笑着说：“新伢子，你爸又唱痞子歌了。”我的脸一下变得热烘烘的。

打夯号子声戛然而止。爸爸从人群中走到我面前，摸摸我的头，说：“兔崽子，你咋也来了？”打夯队的小伙子起哄道：“来学你爸唱痞子歌吧！”我的脸腾地热到脖子根了。

回家路上，小军一个劲地说，打夯队太有趣了，长大了也要加入打夯队，喊号子。这时，我居然为父亲感到自豪起来。

一天夜里，睡意朦胧中，我听到母亲和父亲在对话：“你打夯咋就爱唱痞子歌？唱别的不好么？”父亲说：“这个你就不懂了。别看我们打夯队有唱有笑，其实打夯是很累的。打夯时喊号子一方面是让大家集中发力，二是减轻疲劳。都是些如狼似虎的小伙子，只唱素的，谁稀罕听？时而唱唱荤的，小伙

生活记事

我的第一次“急救”培训

徐志荣

因为知道“心肺复苏”术的重要性，所以我曾在网络上看过视频学习过。恰好，单位组织了一次急救培训，不仅为我答疑解惑，还给了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和感悟。

此次培训共计两小时，分为理论学习和实操考核，全程在专业救护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讲解老师先是详细讲解了救治的黄金时间、救护现场的安全评估、如何判断被救护人的意识和呼吸状态，以及如何实施急救并寻求周围人的帮助。接着老师以人体模型为实操对象，讲述了按压位置如何找、身体姿势注意要点、按压的深度及节奏等关键技术细节。讲解老师还与另一位指导老师配合，向我们展示了全套的急救流程。他们行云流水般的示范让我们惊叹不已。

终于来到了实操环节，两人为一组轮流练习“心肺复苏”与AED的使用。小张、小赵为第一组搭档。只见小张喊道：“来人啊，这里有人晕倒了。我是救护员，会救护的请跟我一起来。”接着，他指定现场小李拨打急救电话。又喊道：“谁知道附近有AED的？请帮忙拿过来！”只见小张、小赵渐入状

知的要数他的《咏桂》：“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

至今供奉在海口市五公祠的南宋宰相李纲，曾是两宋之际的抗金名将。因屡遭投降派迫害，于建炎三年（1129年）被贬海南万宁。李纲在海南的时间虽短，但他的气节为海南人民敬仰。可谓时人推崇，后人缅怀。李纲离开海南后，依旧坚持自己的操守，常以桂花自勉。亲手在自己的宅院前后遍植桂树，起名“桂斋”，以桂明志。

杭州是最早将桂花作为市花的省会城市。桂花低调内敛和清新淡雅的精神品质，被赋予贞洁、奉献和吉祥的象征。1983年7月，杭州市决定将桂花确定为杭州市花。次年9月25日，安徽合肥市确定玉兰为合肥市市树，桂花和石榴花为合肥市市花。在我国，将桂花作为市花的还有咸宁、苏州、桂林、信阳、南阳、马鞍山、南通、泸州、广元、老河口等近二十座城市。

文献记载，产于中国的桂花，于明代末期（日本江户时代）东渡扶桑。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桂树经广州传入印度和英国，并在英国得以广泛栽种。之后又传入法国、荷兰及印度尼西亚等国。时至今日，欧美许多国家以及东南亚各国，大多已拥有桂花，并以地中海沿岸国家生长的桂花最为繁茂壮观。

盛产于我国的桂花，之所以获得古今中外的世人喜爱，关键在于美得低调、美得无私、美得纯洁，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印象。

诚然，做人也应该像桂花那样，不急功近利，不哗众取宠。在该开的季节默默地开放，只为给世人添一道美景，送一缕暗香。

儿才更来劲呢。”母亲说：“不怕带坏小孩子？”父亲安慰道：“自古传下来的，只要不唱得太露骨，应该不会带坏的。”

其实，在那个没有现代化设备助力的年代里，许多群体性的力气活，大都会产生用来规范步调、振奋精神、表情达意的号子。如：船工号子、纤夫号子、扛班号子、打夯号子……喊号子的历史悠久，据《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起初，它只是自然劳动呼号，后逐渐美化成歌腔。像《川江号子》《天下黄河十八弯》等便是号子歌曲最优秀的代表。舵手和纤夫们用粗犷激昂的号子，把身体的疲累、生活的悲喜一股脑地吼出来，唱得惊天动地，唱得波澜翻滚。这不仅振作士气，更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当年繁重的劳动，早已被现代化的机械代替了。而那浸透了男子汉汗水的劳动号子——打夯号子，带着时代的辉煌，日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也只有偶然在电视上听到那艺术化的号子歌曲时，脑海里才浮现出当年父辈们喊号打夯的情境——那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劳动场面啊！

那把口琴

那个夏天的黄昏，多么愉快，在那个长长的、浅浅的河滩上，有我们不约而同的晚霞与晚风。

我是白衬衫，你是红裙子，你不用说话，我们一见钟情，都把庄严的承诺刻在彼此的心上。

我吹起一把口琴，等音乐慢慢响起，我把对你的爱意安放在每个心有灵犀的音符上，让它们记住你的每个眼神和微笑。

那个黄昏啊，多美；口琴里飘出的诗情画意啊，多美；热恋中的我们啊，多美。

我想为你画像

季川

我想为你画像，画下你露水般晶莹的清晨；画下你鸟儿般婉转的歌喉；画下你冲冲朝我飞奔而来的美妙时刻。

我想为你画像，画下你相思的风铃在梦里的吃语喃喃；画下没有我在身边的日子，你独自承担的日子琐碎与辛劳；甚至画下你苦涩的泪水里，最甜蜜的那部分。

我想为你画像，用最珍贵的时光，最真切问候，最刻骨铭心的故事情节。

渡口与船

每次送别，我们都在那个渡口。那个渡口见证了我们的转身、挥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的所有时光。

谁也别问谁，谁的眼泪在飞？船来船往运送的是我们的心情，有时候是蓝天白云，有时候是电闪雷鸣。

江水滔滔，人海茫茫。是缘分，让我们彼此相识相爱。是那条船的不停搭载，我们才能到达心心念念的彼岸。

是的，时光荏苒，渡口与船，早已有生死约定。是的，红尘滚滚，正如你我，谁也不愿离开。

了知识。

对于不熟练的细节，大家反复练习，直到掌握要领，通过考核。考试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小徐为了巩固所学，又再次练习起来。他说：“这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项体力活，但是真的很解压！”听到“很解压”这样的描述，老师风趣地说：“那就多练练吧！”

此次急救培训，让我深刻体会到“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啊，看一百遍学习视频都比不上一遍“真刀真枪”的实操。此后，我们应该对生命更加心存敬畏，也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